

大字
斷句
文史通義

掃葉山房發行

國史館藏書



0009745

610.81
0070
V.3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04.31

著者號 313

登錄號 5225 v.3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申鄭

按後答客問上舊黏箋云此續通志叙書後即上申鄭篇應將上篇改題云云頗疑續字費解且原目亦未便遷易因附原箋語於此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議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剪裁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呖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

610.81
000
1.3
國史館藏書



0009745

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未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謀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掇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踈陋。轉不如

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警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推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悞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

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網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見聞。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擬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編狙見冠服不與齒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邊豆器數不為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踈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

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攷索也。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旒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

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駙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察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為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為正宗。則集眾官修之。

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哂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為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為薪樵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

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為新樞。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壽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石懿行。盛稱魏書。良牢之傳。徵於計吏。魏論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為免圍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

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籍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籍者五矣。專門之書。已成鉅編。不為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籍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籍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為是筌蹄嚙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為己作歟。答曰。何為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為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為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為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為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

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者，已製則人皆以為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為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為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已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為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為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為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

文而或疎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為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點者。本無所長。而謬為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旂旌壁壘。為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為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已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為而為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明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為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毀。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

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為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為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

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說。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間。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謫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扞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為經。以人為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閏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絕城欲逃。為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

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為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為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為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為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叙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

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為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為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今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為張為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為秦漢古欵。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誦。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為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為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為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為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

之矣。

一曰凡為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為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迷。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卧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幹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痍。不免愈濯愈痕癩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為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雪霜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為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偽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

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說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為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為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為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做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未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為經理者也。詰其何為失實至此。則曰做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

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為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為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為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為名。高自標榜。惡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為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已。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為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為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為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

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

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

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為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勲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為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為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為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

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勲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為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單。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相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書名家。頗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為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為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於適如其

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媪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

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精添毫。擬於形容。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為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日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悞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為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謂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為篇終之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愛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為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悞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發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抵牾。戴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戴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為

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

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戴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
搜討誦之史考皆非史學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為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

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略可知。

矣。

男子孤矢。女子鰲悅。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

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為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為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

著於風詩。

侯封婦學。

婉婉姆教。垂於內則。

卿士大夫。

曆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

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

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誄文。

國殤魂返沙場。楚辭郊甲。以至泉水。必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勝

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

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為高皇彪炳。當十倍

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

為矜異也。

不學之人。以秦浦諸詩為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夫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

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

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為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較讐通義。丈夫之秀異者。

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為辭章。亦以才美所

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間氣。亦遂得以文辭

偏著。而為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

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

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

不區區於文藝。問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為識者所鄙。婦女而驚聲名。則非陰類矣。

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

其餘篇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略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

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嘽以

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

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為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

許。然幽閨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

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琰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

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嫺。而範思

不踰閭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

後世學士力追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昧者不知斯理，妄

謂古人雖免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

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

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

傳而兼得咏嘆之意，體應如是不為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

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

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

請業。大儒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

即無所受爾。又符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

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

賜宋氏爵號為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符氏割據山

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強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

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

才華炫耀驚流俗也。即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

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為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為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為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

若其綺旒風光寒溫酬答描摩纖曲刻畫形似脂粉增其潤色標榜飾其虛聲晉人雖曰虛誕如其見此挈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

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宋尚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故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

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尚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琅欵識惟資

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識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

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岫薰爐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縉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風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燕婉詩情濶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闔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誠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籍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狡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隲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約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為真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

為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為擬託文情自深

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

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真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

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為稱。擢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為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為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為

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為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尚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為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頓

妓。漁色售奸。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雖吞舟有漏。未必盡止。有虧永不敘用。

墨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

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為今之人。

苟於禁令未嫻。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

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謂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

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為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之俗。則風雅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皆

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為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耀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

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鶩於名

已非夫而藉人為重男子有志皆恥為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

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句曲前代

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為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

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體功粗易舉蓋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

文者言容二事為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

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

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尚賴徐生善為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

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

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

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

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

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於禮為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

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即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真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真知學者不難窺破。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云女子無才便是德。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為矜飾。鶯名轉不如村嫗。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飾時髦之中。駟為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己方以為才而炫之人。且以為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頽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為之。非好辯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

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闕。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失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縢。而啟居攝悞解周禮。而啟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即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即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為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為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為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與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為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

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為容。非詩不能為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為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為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為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為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誠。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者。夫以班姬韋母為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

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

出於某家之類。最為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

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榮本事詩出。亦本詩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

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

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

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詩話。沿流忘源。為詩話者

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為之不易。故降而為

說部。沿流忘源。為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辨。

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蔽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為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

家之學。

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

入趨風好名之習。使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

可危也。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奸。說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騷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為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入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為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為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為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

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為演義。譜為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桃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為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為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為三書者。今忽析而為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

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

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

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為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為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

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今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

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

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為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

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至積久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証。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為一矣。其中辭命。即訓誥之遺也。所徵典質。即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

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義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為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為神物以前民用。義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曆明時同為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曆授時為政典。而占時卜日為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最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然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為極矣。然以為賤而使與冠履並合為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

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為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悞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為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為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既取簿牘以為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為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為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為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

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為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畧言之。志既倣史體而為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為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為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為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為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為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即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即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即此已為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為專輯一書。以明三

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迷著。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為義解。傳記學經論撰學史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為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為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為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為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尚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為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並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為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即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為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尚書。而尚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為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之紀傳矣。通

鑑取記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轉得尚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為。受以剝。剝窮所為。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為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為丹砂。即其理矣。此說別有專

篇討論。不具詳也。

此乃附論
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為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為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闌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既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為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干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酌斟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嫌為出位之謀。間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

然定法既不為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衆。書其敬任恤敏。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太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為。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為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治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

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史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為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為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為譜牒，傳志持平，上為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恃有史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

之官守典籍。即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招揭如日月也。今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為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辨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為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為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解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

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摘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與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櫃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啟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為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為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為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今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為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為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為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

去官之曰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為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今史繁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濕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尠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遺失。或奸徒偽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受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為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已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作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

志即隋

不得統部

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為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為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為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為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

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為王而詔

誥章奏。乃稱為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為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為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即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為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為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寶輿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

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

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為封疆。而不曰軫使。皆謂布政之司為錢穀總滙。按察之司為刑名總滙。而不以布政使為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為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為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列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

司正印不得為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為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為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為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比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即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即洪君所言。則闔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為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為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

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尚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

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

初例本當以司為主。

其制度

之改使司而為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為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盡為洪君書也。今之為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為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為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

詔旨奏章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為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

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為藩。按察為臬。府州縣長為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附洪君書

承示拙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每布政司所轄。應改為總督巡撫使符體制。君詳於史例者也。用敢畧陳一二焉。按唐分天下為十道。故賈耽有開元十道述。厥後李吉甫因之。所著元和郡縣志。亦分為十道。惟移隴右道至第十。與開元志畧有不同而已。宋初分天下為十二道。故樂史太平寰宇志因之。後又分天下為二十三路。故王存元豐九域志因之。元分為十三行省。明分為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本朝增為十九布政使司。雖俗尚沿元行省之舊稱。而實則同明布政司之成例。况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志九州之土。則每方各著守土之官。以統之足矣。督撫自明成化以後。雖已有定員。然其名則欽命也。其所握則關防也。固非可名之為守土之官者也。且漢以刺史統郡守。而班固地理志。則大書郡名。而下注云屬某州。不以州名冠郡之上也。唐以節度觀察使轄諸州。而開元志。元和志。新舊唐書。地志。皆以十道為率。不以每節度每觀察所轄為準也。宋亦設節度防禦團練等使。以轄諸州。而二十三路。則專以轉運使所屬為定。轉運使之職。與今布政使司無異也。又

本朝

皇輿表一統志。皆各書某布政司。而不書督撫。是又志府廳州縣者所當效法耳。考之於古。則班固賈耽李吉甫王存樂史如彼。證之於今。則

皇輿表一統志。又如此。何必別翻新例以紊舊法乎。又今之制。總督或轄兩巡撫。或轄三巡撫。又有督而無撫。有撫而無督者。如君所言。將書總督乎。書巡撫乎。將一一為之分釋乎。巡撫又或轄一布政。或轄兩布政。如君所言。將書巡撫復書布政乎。抑或止書巡撫乎。若一一書之。則題篇不勝其繁。若或書督或書撫。則稱名又嫌不一。則何如書各布政司之為得乎。且每府沿革之下。必首記總督巡撫。及兩司守道駐劄之所。是即班固於每郡下注屬某州之例。新唐書地理志於每道下書采訪使治某州之例也。又今之應鄉試者。皆云應某布政使司鄉試。不上及巡撫。亦不上及兼轄之總督。亦可知一方之官。至布政司而無不統矣。不待言督撫也。亮吉非憚於改正。實例當如此耳。敢更以質之左右。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卿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卿。天

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為春秋。列國之史然而

總名春秋

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為典章。則古者國別為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卿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固有奇衮。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為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如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為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裒錄州中所

有。恭編為

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祇承所自云爾。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敘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為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敘官。方州守令。外史記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敘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為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閩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為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

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即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為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為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周官卿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即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有專書。則以科條為繁。興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里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為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為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蒐羅典章。采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寔然與柱下所藏等矣。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 李樂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 洪适十五卷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故。編於書志。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

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錄無文。小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玉。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慎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為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志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用表例者。舉貢據仕封廕之條。多所抵牾。猥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詳列傳第。一篇總論內。今撫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訖於今茲。為選舉表。其封廕辟舉。不可紀以年者。附其後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尚書集世記。為

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

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

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為家傳。其命名之別。若

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世傳。明梁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

為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

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

可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

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

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為譜

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

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

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為宰相世系。顧清門鉅族。但

不為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畧。其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推

原史家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

古者瞽矇誦詩。並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者是也。然

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矇。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

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數。

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

之掌故。何所資而為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

希

於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敘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于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刪。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莫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莫繫世為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衆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為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為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莫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為書。人自為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托賢哲。或私繫

宗譜以偽亂真。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即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略。蓋亦前人之過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卿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勾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疎。秩然有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為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為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

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揚戲之讚。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讚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是以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為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尠。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云明季乙亥寇變。圖書燬於兵燹。今州境之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元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劄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為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為之慨然歎焉。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曆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為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為之所。則並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傳。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史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畧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每姓推

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畧也。科甲仕宦為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貨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貨授空階。不為立表。定賓主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說濫之防也。正貢亦為科甲。微秩亦為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為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為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為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祇為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為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錄。故其自為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為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為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為表裏。周

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為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為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為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逕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罇罍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為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間。列為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為無言之史。譜牒為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

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自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為圖象。廁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為一書之標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廁於弁髦。則書肆苟為標幟。以為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即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即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里。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繫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附會名勝。以為丹書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即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

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不必皆旁

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律曆志排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三輔黃

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

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繫以尋丈之說可也。既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

類相次不亦繁歟。曰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

圖而繫之以說義斯顯也。若

皇朝明史律曆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為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為

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為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

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繫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

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云爾。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詳於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

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為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為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

稽簿錄。填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

計。略存史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

厚所為國計之簿

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
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

丁謂田况所為會計之錄

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

况皇祐會計錄六卷

則做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祐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

會要則掌故彙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微銖兩之細不

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識李翱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

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

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觀者也古者財

賦之事征於司徒

載師屬大司徒會於太宰

司會屬太宰制三十年為通九式均節九賦自

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

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賦財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為兩稅

明又變租稅而為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

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

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欸目明著功令所以併省之由然後折以

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

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為條列諸科則遇禁網稍弛官吏不

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為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夫

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為奸。文案之勢。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為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為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節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本書。如班書敘次。量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為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為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衡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為治。而官周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為官師職業所存。是為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門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為二。以致人自為書家。自為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

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為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為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為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失而為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偽。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

辨古書正偽。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為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為區區著錄之文。校讐之業。何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為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九篇。為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為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為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為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

趨可約也。其說雖謊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為榮華。詩賦章銘表箴頌誅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衰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辭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為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為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入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以比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為四部。是又淺之乎。

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

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

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繫。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為一集，摯虞

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勗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

既孝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為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

部之書。四部創於前，勗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云治於唐人也。乃為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

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畧之敝，而不

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

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

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

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為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尚書。

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

可也。二曰文集目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官

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

集體雖曰繁蹟。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撮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為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危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恒。將由七略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為六家。尚已。紀首推本尚書。

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虞卿呂不

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即為列傳在書即為敘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貫通官聯事交濟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蘇子荆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序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省羣書大旨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為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傅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讐之略力糾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

甲而悞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

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悞。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

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

志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

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志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

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

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

見於地理。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複而至於訛

錯者爾。夫末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悞之由。則理本

有以致疑。勢有所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

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于此也。然校讐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

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

以校讐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

州縣志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聚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為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

能入於秘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志乘得而部次。著為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輔軒之採風。待秘書之論定。其有奇衰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讐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况記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為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為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秘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偽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偽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人口孳。生猶稽板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况乎典籍文章。為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志書。為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和州志政畧序例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

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

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

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為丹陽尹傳。見隋志孫仲所為賢牧傳。見唐志則專門編錄。率

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為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官為綱。與

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

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免園摭。撫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

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

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召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為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

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

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為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為重。其餘行業為輕。

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

別標題。名為政畧。不亦宜乎。夫畧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

題。黃石公三畧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畧蓋有取乎謨畧之遺。不獨鄭樵

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

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刪宋畧。但取節文為義者也。

和州志列傳總論

志曰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即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即志也六藝為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為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為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畧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為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畧規諸子揆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咏嘆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

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

班史一卷之中人

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李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為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楚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為第以著述多門通

材達識不當坐是為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

為傳。

漢藝文志有高祖傳十
三篇孝文傳十一篇

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

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良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

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

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為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

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犬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

曰。百家言不雅馴。措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

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

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為劃地之趨哉。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

時代。衡鑒土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

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為詳畧。異撰忽爾同編。品

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

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

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

物列女。標為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為定品。裁節史傳。刪畧事實。逐條附注。有似類

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為書。邱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複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為用者矣。文非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為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和州志闕訪列傳序例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紬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未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尚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為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未嘗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體例。各有當也。或以譏壽非也。

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衰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

要之言。

晉書喜採小說
唐書每刪章奏

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悞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

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

闕之有。鄭樵著校讐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

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

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

之蔽。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悞刪。或是虛聲泛

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

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

見常璩之華陽士女

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
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詳

不亦善乎。

至於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注略

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畧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

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

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

堪書。前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

類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為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為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為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為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此事屬辭之體。皆敘錄。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之體也。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餽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衆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

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緇流毆散。梵刹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為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為綱。以人為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畧倣經師傳例。標史為綱。因以

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駟。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為編。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范氏並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斲。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

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為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為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為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為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傅亮。張隲。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

文章志張隲文士傳

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

委編摩故蹟。當其編輯成書之際。公滕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

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蹟。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

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

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

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

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

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謐。逸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

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為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為役也。

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世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

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

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為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

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

其卷帙。敘錄後語。畧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法。文士

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為品藻。參觀互證。胡可

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為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

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

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

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

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而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啟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即欲敘文苑之聯編做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

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繫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讐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簡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為榮。隸草誇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為循吏頌辭。水激山峩。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採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為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為難敘者也。何謂不可不敘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尚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娒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敘。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為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為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悞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為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每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晦太尉攜

頭誰當假借

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云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

不存當日原文

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

也。遷書採世本國策。集尚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

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既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

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為一

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畧如

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

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

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

例由義制

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

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盾盾。我則不辭。後有來

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

不得不敘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採州中著述。有碑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為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為文徵八卷。凡若

千篇既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為之敘錄。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復合為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為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為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類。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為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為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做表志專門之例。別為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為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邈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衆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

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為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為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攷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倣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為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為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為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畧。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為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

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為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疎畧。夫周官篇出偽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為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為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601.3~~
~~313~~

610.81
0070
v.3

5225 v.3

(清)章學誠 著

文史通義

~~類~~ ~~略~~ ~~6510.27~~ 71.10.27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601.3

610.81
0070
v.3

著者號 313

登錄號 5225 v.3

